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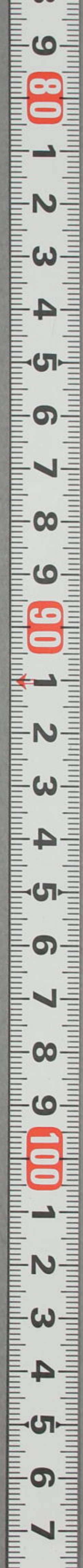
唐類函

五十二

| | | | | | | | | | |
|----|----|----|----|----|----|----|-----|-----|-----|
| 鏡 | 伏帝 | 鬢人 | 鬢耳 | 深灌 | 深盤 | 唾壺 | 薰籠 | 香爐 | 服飾部 |
| 珥 | 瑋 | 矜 | 玳環 | 花勝 | 鏡 | 釧 | 釵 | 步搖 | 鏡臺 |
| 燕支 | 的 | 黛 | 澤 | 彤 | 髦 | 做髻 | 把 | 刷子 | 振批 |
| 惹 | 箱 | 笈 | 巾箱 | 胡牀 | 几 | 案 | 冠物部 | 冠物部 | 粉 |
| 盤 | 釜 | 鑪 | 鼎 | 嚴 | 匣 | 匣 | 篋 | 積 | 笥 |
| 權衡 | 甌 | 瓶 | 甕 | 瓿 | 鉢 | 盃 | 杯 | 危 | 樽 |
| 托 | 機 | 櫂 | 篙 | 筏 | 舟 | 舟部 | 農器 | 度 | 量 |
| | | | | 楠 | 梓 | 五兩 | 帆 | 檣 | 竿 |

卷六十一

| |
|------|
| 13 |
| 2413 |
| 52 |



13
2413
52

唐類函卷一百七十二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西吳尤森美校訂

服飾部五

| | | | | |
|----|----|----|----|----|
| 香鑪 | 薰籠 | 唾壺 | 澡盤 | 鏡臺 |
| 斗 | 人 | 虎 | 鏡 | 臺 |
| 步搖 | 鈿 | 花勝 | 指環 | 鈿 |
| 瑤珥 | 梳 | 假髻 | 髻 | 脂 |
| 的 | 枇 | 粉 | | |
| 燕支 | 刷 | | | |

○香鑪一類藝文類聚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鑪一枚
 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直宮嘗上廁還過香鑪上
 王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

香鑪

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何如令君而惡我愛好也
 且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嘔眉見者皆以為好其
 隣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大
 笑以是知也 集異記曰吳郡吳泰能筮會稽盧氏
 失博山香鑪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
 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閭闔風至遂發青煙此香鑪
 也語其王處求即得 傅先生南岳記曰衡山芝罘
 有石室有古人在處有刀鋸銅銚及瓦香鑪 魏武
 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枚下盤自
 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鑪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鑪

四枚西園貴人銅香鑪三十枚

香鑪二初學

盧諶祭法曰香鑪四時祠坐側皆置徐爰家儀曰婚
 迎車前用銅香鑪二漢官典職曰漢尚書郎給端正
 侍女史二人潔衣服執香鑪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
 衣服鄴中記曰石季龍冬月為複帳四角安純金銀
 鑿鏤香鑪王琰冥祥記曰費崇先少信佛法常以鵲

尾香鑪置膝前 **銀塗** **金鏤**
晉東宮舊事曰泰元二十二年皇太

子納妃王氏有銀塗博山連 **四周** **九層**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

手丁諶者作卧香鑪一 **被中香鑪**
山房風為

機環轉之者連四周 **以日丁諶作九層博山香鑪**

鑿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

古詩曰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
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
婁自相連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
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
令蕙草殘 齊劉繪詠博山香鑪詩曰參差鬱佳麗
合沓紛可憐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鑿秦王子
駕鶴乘紫煙下刻蟠龍勢矯首半銜蓮傍為伊水麗
芝蓋出巖間復有漢游女拾羽弄餘妍榮色何雜綠
縵繡更相鮮麝麝或騰倚林薄杳阡眠掩華終不發

含薰未肯然風生玉階樹露湛曲池蓮寒蟲飛夜室
秋雲沒曉天

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賦曰稟至精之純質產
靈岳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薰帶
而巖隱亦霓裳而升仙寫高山之龍從象鄧林之阡
眠方夏鼎之壞異類山經之叙詭制一器而備衆寶
諒茲物之為侈于時青女司寒紅光翳景吐圓舒於
東岳匿丹曦於西嶺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爨松柏之
火焚蘭麝之芳熒熒內曜芬芬外揚似慶雲之呈色
如景星之舒光齊姬合歡而流盼燕女巧笑而蛾揚

月食 卷一百一十一 三
劉公聞之見錫粵女惹之留香信名嘉而器美永服
玩於華堂 陳傅宰博山香鑪賦曰器象南山香傳
西國丁諉巧鑄兼資匠刻磨火埋朱蘭煙毀黑結構
危峯橫羅雜樹寒夜含煖清宵吐霧制作巧妙獨稱
珍淑氣氛氲長似春隨風本勝千釀酒散馥還如一
碩人

銘漢劉向薰鑪銘曰嘉此正器嶰巖若山上貫太華
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 漢李充薰鑪銘曰
上似蓬萊吐氣委地芳煙布繞遙冲紫微 梁孝元
帝香爐銘曰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穠更薄乍聚還

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薰

○薰籠 藝文類聚

北堂書鈔併入

方言曰南楚江河之間籠謂之笈或謂之笈陳楚宋
魏之間謂之庸君今薰籠是也 劉向別錄曰淮南
王有薰籠賦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
薰籠二又大被薰籠三衣薰籠三 修復山陵故事
曰梓宮中有象牙火籠 西京雜記云漢制天子以
象牙爲籠上皆散花文後宮則五色

詩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冰粲成玉
因炎入貂袖懷温奉芳褥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

暫承君王指請謝陽春旭
 梁范靜妻沈詠五彩竹
 火籠詩曰可憐潤霜質纖剖復毫分織作迴風縷製
 為縈綺文含芳出珠被耀綠接細裙徒嗟今麗飾豈
 念昔凌雲

啓梁簡文帝謝勅賚織竹火籠啓曰池水始浮庭雪
 向飛慈澤無涯時錫香被製此蘭枝彫斯早節文華
 九折用美十鑑

○唾壺 北堂書鈔

純金唾壺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

御唾壺 孔臧與子琳書云侍中安國羣臣近見崇禮不供褻器猶復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

之佛唾壺 法顯記云月支國有玉唾壺廣州王發魏襄王塚得玉唾壺一枚

紫水晶 交州記云太康四年臨邑王范熊獻紫水晶唾壺一口青白水

漆圓油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雜物有漆圓油唾壺四枚

詔賜唾壺 蔡邕表云詔賜薰爐唾壺一枚

唾壺承淚 王子年拾遺記云魏文帝納薛靈芸靈芸別父母歔歔累日淚

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卽紅色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

○澡盤 北堂書鈔

盛水 世說云王敦初尚主如側見漆箱盛乾棗木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

澡盤盛水瑠璃盆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應鍾 異苑

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容五石

朝有人畜銅澡盤旦夕恒鳴張華曰與 魏武

洛鍾官商相諧故聲相應鑪之乃止

澡盤 澡權

物疏云雜御物有純銀盤又有容五石銅澡盤徑丈二述征記云長安道遙宮門裏有澡盆面徑

猶可穢也德之修不可塵也

○澡灌北堂書鈔

金澡灌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有金塗澡灌一枚銅澡灌四王遺事曰惠帝征成都軍敗

帝渴帳下齋五升銅澡灌就民家取水就灌飲之月支澡灌西域諸國志云灌受二升許青石名羅勒色摩羅澡灌惠遠法師澡摩羅勒石澡灌一

○熨斗北堂書鈔

始乎熨斗淮南子曰楷丘生於象箸炮烙始乎熨斗注曰熨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

炮烙之刑先熨斗帝王世紀曰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熨之使人舉不能勝輒爛手與妲己火斗柄熨之曰且著儒母為禱令康擬熨斗謂為戲笑斗柄熨今熨安天下隋書尉遲迥反于鄴既著襦下亦當煖

○熨人北堂書鈔

金塗熨人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

○伏虎北堂書鈔

藝器周禮天官曰大尉掌王燕服凡飲器史記云匈奴以其頭為飲器又春秋後語曰智伯圍趙襄子于晉陽襄子大敗智伯軍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

蘇則執虎子

魏畧曰蘇則為侍中舊侍中親省起居故俗因謂執虎子始蘇則同吉茂隱茂

後見則嘲之曰士

鬼魅吹伏虎

錄異傳云吳時嘉興倪彥思忽見鬼魅入

其家能與人語飲食如生唯不見形彥思乃延道士

逐之酒餽既設道士便擊鼓召諸神魅乃取伏虎于

忽覺背脊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

廣雅曰鑿謂之鏡

釋文曰鏡景也有光景也

尚

書帝命期曰桀失玉鏡用其噬獸

玉鏡喻清明之道噬獸喻暴也

尚書考靈耀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金鏡喻明道也始皇呂不韋子

言亂真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夫握方諸之鏡處深澤

之下而上引太清物類相隨可不慎邪 莊子曰至

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而無

傷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

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

目失鏡無以正鬢眉身失道無以知迷惑 符子曰

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鏡以耀明故鑿人也 抱朴

子曰或問知將來吉凶為有道乎答曰用明鏡九寸

自照有所思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鏡

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鏡 戰國策曰鄒忌身體

逸麗朝服衣冠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妻曰

君美甚又問妾及客皆曰徐公不如也明日徐公來

限布

卷一百七十一

鏡

忌窺鏡自視知不如徐公遠矣忌入朝見王曰臣美不如徐公臣妻妾客皆云臣勝妻私臣妾畏臣客求臣也今齊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莫不私王朝臣莫不畏王四境莫不求王由此觀之親蔽甚矣王乃令羣臣進諫諸侯皆朝齊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為女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夫人無幾物故蜀王於武都擔土於成都葬之蓋地三畝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列女傳曰梁嬀高行者榮於色敏於行梁王聞而聘之乃援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

著衣大鏡尺八寸銀華小鏡一尺二寸竝衣紐自副漆奩盛蓋銀華金薄鏡三銀龍頭受福蓮花鈕鑲自副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潯陽記曰石鏡在山東上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毫細必察故號石鏡海內士品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會葬無行資以致齋摩鏡具自隨每所在賃摩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退陸機演連珠曰形過鏡則照窮

鏡二
初學記

呂氏春秋曰萬乘之主人之阿亦甚矣而無所鏡其
 殘亡無日矣孰當可鏡其唯士人乎鏡明已也功細
 士明已也功大淮南子曰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
 醜則善鑑又曰然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
 以蓋卮盲者不可貽以鏡亂主不可舉其疵申子曰
 豈不知鏡設精無為而美惡自備矣文子曰夫鏡不
 設形故能有形

金錯 魏武帝上雜器物
 金錯鐵鏡一枚九寸 劉根別傳曰以九寸
 寸 下詳類聚 九寸 明鏡照面視之令自
 識已形當令不忘如此其神不散疾患不入 鄴中
 記曰石季龍三臺及內宮中鏡徑有二三尺者下有
 純金盤龍雕飾 **百鍊** 夏侯湛抵疑曰百鍊之
 有尺五寸者 **四規** 鑿剔鬢眉可數而辟土

不見太山視鹿

照犬

抱朴子曰昔張蓋踊及偶豪

下詳類聚 室中忽有四人黃絹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
 士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鹿也 續披神
 記曰林慮山下有一亭人每過此宿者或病死時有
 郵伯夷者宿於此明燭而坐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自
 共蒲博伯夷密以 **應語** 寫形 王子年拾遺記曰穆
 鏡照之乃是羣犬 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
 鏡人語則鏡中響應 廣三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
 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 廣三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
 便寫人 **金薄** 玉榮 榮上詳類聚 東方朔傳曰玉之
 形體 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
 兩人相睹相知 **珠光** **石色**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
 情此名為鏡也 液百寶用則幾鏡出宋
 均注曰大珠有光可為鏡 拾遺記曰周穆王時
 有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 **玄**
錫粉 **黃金繩** 淮南子曰明鏡之始型蒙然及粉之
 得而察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慕容容垂攻鄴符不
 遣其從弟就請救乃遺謝玄青銅鏡黃金婉轉繩等

以之仁壽殿 咸陽宮 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
 為信九寸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則到見有引有致
 四尺九寸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則到見有引有致
 以手掩心來即腸胃五臟歷然無礙而居無藏無執美
 無藏無執 符子曰至人之道也如鏡儀而居無藏無執美
 惡必至各 得其當

鏡三 北堂書鈔

象兵 持潛夫論云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
 能相照鬼 洞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
 持相照鬼 光中波祗國獻此清金鏡照見魑魅百鬼
 不致測景 申鑒云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
 隱形測景 鏡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夏商之衰不鑒
 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
 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測景之鏡亡鑒矣
 晞日 孫承鏡賦叙云昔于吳市得鏡見即與之及
 晞日映水清朗明瑩異光采流有殊眾鑒殆鑿

世精實不贊 照形 淮南子曰鏡便于照 鑿形 秦嘉與
 之異物也 照形 淮南子曰鏡便于照 鑿形 秦嘉與
 書曰頃得此鏡既明且好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
 相與叔答書曰今君征未旋鏡將何施行明鏡鑿形
 當待窺形 淮南子曰莫窺者以其易也 察形 孔子家
 君至窺形 窺形于明鏡者以其易也 察形 孔子家
 明鏡所以察形 銀鏡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尺二
 往古所以知今 銀鏡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尺二
 純銀錯七十寸鐵鏡四枚貴人石鏡 吳興郡記云臨安
 至公王九寸鐵鏡四枚貴人石鏡 吳興郡記云臨安
 山東有石鏡一徑四尺四寸見四隣 淮南子曰高懸知
 十里 抱朴子鑿疵瑕 則疵瑕不滯于體聽于直言則
 過行不明好醜 蔡氏清化論云鏡能明人 負局磨鏡
 累于身 明好醜 蔡氏清化論云鏡能明人 負局磨鏡
 列仙傳曰負局先生語似燕代人因磨鏡循市每祭
 問主人無疾苦者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 祭
 冢得鏡 伍輯之祭冢冢中得小鏡 舉鏡自覽 夏侯季
 辰布 卷一百一十一 十 鏡

被賦云舉華鏡以自照致貧賤之患援鑿自照應璩與夏侯孝智書

致貧賤之患援鑿自照鏡在罌內續搜神記王獻之

年置林張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其時撤罌去水如

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

後今筮鏡翬之意璞云罌違期故致此妖鏡內罌裏

邪魅所為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立出鏡內罌裏

異苑曰吳興許寂之大元中忽撲鏡大叫孫策既殺

于吉每獨坐髻髻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後

常治創方瘥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

是再三因撲鏡大叫撲鏡著地魏志云夏侯惇從征

創皆崩裂須臾而死撲鏡著地魏志云夏侯惇從征

左日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照鏡不

見頭鏡三石遺事云石虎咸康二年遷都鄴宮照鏡不

見頭鏡不見頭又宋武紀曰殷仲文在東陽照鏡不

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舉鏡知刑死蜀

未嘗不撲之于地後果為先王所殺鸞鳥觀影而

鳴范泰鸞鳥詩叙云昔蜀賓王得鸞鳥甚愛之欲其

照之王從其言鸞鳥山鷄鑑形而舞詳類思在前為

明鏡應暘止見爾前慮爾後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于

慮爾後目精著鏡返還自照劉仲伯曰武王踐祚于

乎壁李顥鏡論云日之照鏡光燭乎壁水對鏡相照

鏡四帖白若水樂廣字彥輔衛瓘見而奇如雪拾遺記曰鏡

夢梁到既子鏡母初孕婦失婦風俗通云魯相臧氏之

鏡夢懷明鏡因名婦失婦風俗通云魯相臧氏之

鏡夢懷明鏡因名婦失婦風俗通云魯相臧氏之

鏡夢懷明鏡因名婦失婦風俗通云魯相臧氏之

中擲下有人言曰還菱花魏武帝有菱花鏡飛鵲神異經曰昔有夫婦

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爲信其妻忽與人通鏡化鵲飛至夫前其乃知之

厭魘魅抱朴子道士以明鏡九寸懸於背老魅不敢

照心膽西京雜記曰秦始皇有方鏡照見心膽女子

傾冠見抱朴子曰明鏡屈刀爲鏡引鞞鑿鄭

伯享王王以後之鞞鑿地鏡宋文帝時青州城南望

鏡之注以鏡爲帶節匪鑿我如木有影謂之地

能度舞鳳盤龍於鏡物無遁形明無私照

真偽梁簡文帝鏡詩曰銷銖恒在側誰言覽鏡稀如水

不見水似扇長含暉全開玳瑁匣併卷織成衣晚入

相如手疑言趙璧歸周庾信詠鏡詩曰玉匣聊開

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

桂花開不逐春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鄰梁高爽

詠鏡詩曰初上鳳皇墀此鏡照蛾眉言照長相守不

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此故物更

復對新期梁何遜詠鏡詩曰珠簾旦初卷停機晨

未織玉匣開覽形寶臺臨淨節對影獨含笑看光時

轉側聊爲出繭眉試染天桃色羽釵如可問金釧畏

相逼蕩子行未歸啼粧坐相憶梁朱超道詠鏡詩

曰折花須自插不用暫臨池當猶可憐面偏與鏡相

月會 卷一百一十一
宜安釵釧獨響刷鬢袖俱移唯餘心裏恨影中恒不知
梁王孝禮詠鏡詩曰可憐不自識終爾因鏡中
分眉一等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
猶嫌鏡裏促看人未好通 隋孔範和陳王詠鏡詩
曰虎賁愁與日龍鏡覽顏時懷恩未得報空歎髮如
絲 隋李巨仁賦得鏡詩曰魏宮知本姓秦樓識舊
名鳳從臺上出龍就匣中生無波菱自動不夜月恒
明非唯照佳麗復得厭山精

晉傅咸鏡賦曰順陰位於西裔採秋金之剛精醮
祝融以致虔命歐冶而是營晞日月之光烈儀厥象
乎曜靈清邈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
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詳同實錄於良史隨善惡
而是彰猗猗淑媛峩峩后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
之有衰盼清揚而自鏡競崇姱以相暉若乃雲鬢亂
於首頰黛淪於色設有乏於斯器兮孰厥貌之能飾
與暗瞽而同味兮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
以不飾則內省而自箴既見前而慮後則祗畏於幽
深察明明之待瑩則以此而洗心睹日觀之有瑕則
稽訓於儒紳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淫
梁劉綏照鏡賦曰夜籌已竭曉鐘將絕窓外明來

帷前影滅荆王欲起侍妾應還前齋上幔內閣除關
開屏易疊捲簾攤設搔頭歛髻釵子縈鬟階邊就水
盤中光映訝宿粉之猶調笑殘妝之不正欲開奩而
更飾乃當窻而取鏡臺本王宮氏姓溫背後銘文宜
子孫四面迴風若流水勾欄隘市似城門分明似無
礙影前彌可愛近來顏色不須紅卽時好眉猶約黛
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一箇比嫦娥曾經玉女照屢
被仙人磨光明粉可憐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
天金薄漠秋日寶菜更銀纏辟鬼咒翠厄護身符空
處宜應描非是畏釵梳 周庾信鏡賦曰天河漸沒

日輪將起燕噪吳王烏驚御史玉花簾上金蓮帳裏
始摺屏風新開戶扇朝光是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
牽衫就箱邊而著釧宿鬟尚卷殘粧已薄無復脣珠
纔餘眉萼靨上星稀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
能橫却月巧挂迴風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
照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
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
壁上菱生暫設粧奩還抽鏡屣競學生情爭憐今世
鬢齊故略眉平猶剃飛花博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踰
黛難油檀脂和甲煎澤漬香蘭量髻鬢之長短度安

花之相去懸媚子於搔頭拭鏡染於粉絮梳頭新罷
照著衣還從粧處取將歸暫看弦繫懸知纈縵衫正
身長裙斜假襟真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
暫出園中也自隨

銘漢李尤鏡銘曰鑄銅為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
爾衣冠 晉傅玄鏡銘曰人徒鑒于鏡止于見形鑒
人可以見情 梁簡文帝鏡銘曰金精玉英冰輝沼
清高堂懸影仁壽摘聲雲開月見水淨珠明 陳江
總方鏡銘曰此鏡以照著衣鏡背圖刻八卦二十八
宿仁壽殿前無以加斯彫麗也玄枵命巧仲呂呈祥

金鑄石漢銅鑄丹陽價珍負局影麗高堂圖星擬蓋
寫卦隨方明齊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兔苑永侍龍光

○鏡臺初學記

魏武雜物疏曰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
純銀七子貴人宮主鏡臺四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
納妃服用有瑋瑁細漏鏡臺一劉義慶世說曰劉聰
為玉鏡臺温嶠辟劉越石長史北征得之後娶姑女
下焉宋元嘉起居注曰韋朗為廣州刺史作銅鏡臺
一具御史中丞劉禎奏請以見事免朗所居官

瑋瑁

珊瑚

上詳叙事 珊瑚佳鏡爛生光

七寶

純銀

三國典畧

服飾

卷一百七十一

日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戶每戶有一婦人執鎌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下詳叙事

詩南齊謝朓詠鏡臺詩曰玲瓏類丹楹迢亭似玄闕

對鳳臨清水垂龍挂明月照粉拂紅粧插花理雲髮

玉顏徒自見常畏君情歇 陳叔達入關詠空鏡臺

詩曰卽今裝飾廢彫零衢路間嫦娥與明月相共落

關山

○步搖藝文類聚

北堂書鈔併入

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

成其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

賜馬貴人步搖一具 續漢書輿服曰太后入廟爲

花勝上爲鳳以翡翠爲毛羽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

白珠桂枝相糾八爵九華熊虎赤黑天鹿辟邪 晉

書曰慕容氏莫護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多冠

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

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 宋玉諷賦曰主人

之女垂珠步搖 傅玄豔歌行云首帶金步搖手擊

明珠璫

詩梁范靖妻沈氏詠步搖花詩曰珠華縈翡翠寶葉

間金瓊翦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

服飾

卷一百七十一

二

步搖

勅鑿瑛但令雲髻插蛾眉不易成

○釵藝文類聚

釋名曰义枝也因形名之也 續漢書曰貴人助蠶

戴瑋瑁釵 華陽國志曰涪陵山有大龜其甲可卜

其緣可作釵世號靈釵 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荆

釵布裙 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昭靈閣有神女留

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

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日視之匣唯見白燕直升天

去故宮人作玉釵因改名玉燕釵言其吉祥 王子

年拾遺錄曰石崇愛婢翔風刻玉為倒龍之佩瑩金

為鳳冠之釵結袖繞楹舞於晝夜使聲聲相接謂之

恒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

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 又曰漢

獻帝為李傕所敗帝傷指伏后以繡紱拭血刮玉釵

以拂創應手創愈 又曰魏文帝納美女薛靈芸有

獻火珠龍鸞釵帝曰珠翠尚不勝况龍鸞之重乎

異苑曰吳郡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為盜劫者

便加束縛東陽長山縣吏李瑄遭事在郡婦出過廟

請乞恩拔銀釵為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婦前剖腹

得所願釵事尋解

釵二北堂書鈔

唯首 秦嘉與婦徐淑書云今致寶釵一雙價值千同

心 憑虛子贈婦書**蔽髻** 晉令云六品以下得服金釵

挂冠 司馬相如美人賦云玉**金鑲** 東宮舊事云太子

銅鼓 裴淵廣州記曰南海豪富女子以金銀**瑋瑁** 繁

詩曰何以表別**翡翠** 宋玉諷賦曰臣嘗出行僕饑馬

又露葵之美來勸臣食以翡翠之**金雀** 陳思王美女

忍仰**駭雞** 以為懸刻駭雞以為**金雀** 篇云頭戴金

雀釵腰珮**著戶閣** 幽明錄曰義熙七年東陽楊道思

翠琅玕**置戶楣** 錄異傳曰吳人費季客賈去家與諸

銀釵著**置戶楣** 賈人語曰吾臨行就婦求金釵婦與

之吾乃置戶楣上忘向婦說妻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戶上妻取得發哀一年季却還

詩 梁湯僧濟渫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花露

井邊摘花還自比插映還自憐窺窺終不罷笑笑自

成妍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

如鮮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賦 晉夏侯湛雀釵賦曰覽嘉藝之機巧持精思於雀

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

團團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之徒相與競嬖飛寵竝

修勅理袿襟整服飾黛玄眉之琰琰收紅顏而發色

流盼閑步輕袂翼翼恃炫豔以相邈常逍遙而侍側

昔先王興道立教崇冲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箴後漢崔瑗三珠釵箴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鬢髮

如雲乃象眾星三珠璜釵攝媛讚靈

啟梁元帝謝東宮賚花釵啟曰藍亂九衢花含四照

田文之珥慙於寶葉王粲之詠慙此乘蓮九官之璫

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况以麗玉

澄暉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

○釧

約腕王粲閑居賦云約腕願為環以約腕**寄情**何偃與謝尚書云珍**縮臂**

雙金環雙金環何以致契瀾繞臂金跳脫**皓腕約金**

環何嗣翻環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脫釧得還**記云

樂安章沈病死將瘞而蘇云被錄到天曹主者是其

沈以與主者亦得還遂共燕接女云家在吳姓徐**許**

釧放還續搜神記曰襄陽徐陽病死夜忽啞然而起

吏持吾去多見行貨得脫

○釵

華釵葳蕤王仲宣七釋云戴明中**紫釵承鬢**孔熯七

袖隨腕而遺耀紫

○花勝

著之則勝釋名花勝言人形容正**形如織勝**晉中興

良布

卷二百七十二

二

釵

時湯穀氏得金勝一上為鳳皇續漢書輿服志曰太

○指環北當

鳳皇爵以翡翠下有白珠又云下有白珠垂黃

帶指俗說云晉哀帝王皇后有一紫同心始胡俗傳曰

相然許者便下獻林邑林道記云林邑王出大秦中

記曰天竺大秦賜宮人漢舊儀曰宮人御幸賜賜侍

兒西京雜記云戚姬以百鍊金彊挂枝上拾遺錄云

人以火齊指環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臺名曰環榴臺

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環榴之名將為妖乎係權

乃翻其名投湯中以扶南傳云扶南有訟者煮水令沸

為榴環臺造墳益部耆舊傳云劉寵喪母時

其直者手不爛有造墳益部耆舊傳云劉寵喪母時

罪者入湯即焦造墳益部耆舊傳云劉寵喪母時

家貧無財唯有手上金名臺

環責造墓供送免發掘名臺

○鈴北堂

贈銀鈴幽明錄云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

佳兒以清銅鏡與繫金鈴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

琦便結為伉儷繫金鈴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

子貌端正呼之即來便留宿乃解金鈴繫其臂至明

日更求女却無人忽過猪牢邊見母猪臂上有金鈴

○瑱北堂

耳珠風俗通云瑱耳瑱庾仲初揚都賦注云作手擊傳

擊歌行云手耳附其耳范慎時在坐朝恪曰馬雖大

玄皇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名瑱魏書

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名瑱魏書

祖嘗得名瑱數具令卞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

祖問其故后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

及佈

卷一百一十一

三

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之命不敢從亦不敢言

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莊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寵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未聞進一人未知其賢漢書

曰孝文帝遺何奴襦袍梳枇各一續漢書曰李文

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篤聞為書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

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春秋當時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慎勿迷其木棄其生也

魏志云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管輅射

逐一名之惟以梳為枇耳東宮舊事云太子納妃

有瑋瑁梳三枚象牙梳三枚十洲記曰臨海興安

縣東界去郡八十里縣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俗云

越王渡谿墮櫛於此蔡邕女誠云用櫛則思其心

理夢書曰夢梳枇為解憂也虱盡去百病愈也

崔寔政論曰無賞罰而欲世之治是猶不畜梳枇而

欲髮之治也高文惠與婦書云今致瑋瑁梳一枚

賦晉傅咸櫛賦序曰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髮

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才曰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

髮不順實以為恥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

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刷北堂書鈔

刷髮釋名曰刷者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瑟然也

刷頭董正曰劉表子琮在馬徽遺左右候問徽自錡園左

右問曰司馬君在耶徽曰即是也左右乃罵曰汝何

等園奴而自稱微乎微於是勁刷理髮曰勁刷髮理

歸內更刷頭著衣出見琮刷處尚可識漆畫猪鬃

僅之刷處尚識曹公器物刷處尚可識漆畫猪鬃

○髻北堂書鈔

絳綾裹髻東宮舊事云皇太子布髻敷坐神仙傳云

遼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

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髻敷坐于地不飲不食須臾

○假髻北堂書鈔

假髻晉中興書云徵祥說曰泰元中公主婦女緩鬢

假髻以為威飾用髮豐多不可行戴乃先於籠

上裝之名為副周禮云追師掌王后首飾三輔謂之假髻

帝賜東觀漢記云章帝詔東平王蒼惟王孝友之德

時瞻視以慰凱公綏銘成公綏有蔽

風寒泉之思公綏銘見後

成公綏蔽髻銘曰或造茲蔽南金翠翼明珠星列

假布

假布

假布

假布

繁華致飾

○髻北堂書鈔

不屑髻

毛詩云鬢髮如雲不屑髻也注云鬢黑髮也

不用髮

左傳曰衛莊公自城上見戎州已氏

為善

髮為髻之妻髮美使髻之為呂姜髻後為

已氏

掩得一髮是偷者每以高鑰為意常周行宅內

後果見

離一穿穴可容人臂滑澤有踪乃作繩彌放

穴口夜中

忽聞有擺撲聲往掩得一髮長可三尺許

從此無

截得雙髮以待賓其毋乃截髮得雙髮以易

復所失

酒餽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粉北堂書鈔

以丹作之

釋名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輕化鉛所

作抱朴子曰

氏不信黃丹范陽粉荆州記曰范陽縣

為粉今謂

江西粉華陽國志曰巴郡江西縣有清水

常貢京師

飾姿容尚書大事納后禮文云既皓且白

名為粉水

御粉君傍曹植樂府歌云

思心鮮則

思其心之鮮且清美人玩好以飾姿容

納都梁

用粉倍初韓子拭粉游紅游紅熨黛揚蛾

以粉飾貌

續漢書云順帝時所除官多不次李固奏

弄交盤旋

偃仰曾無慘但之意臨淄自傳魏畧曰

詣臨淄侯

植時大暑植取水浴以粉自傅科平叔疑

頭胡舞擊

劍誦小說顧謂淳口郡生何如也

傳語林曰

何平叔美姿儀面純白魏文帝疑其傅粉

著粉太白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云粉不厭白淮南子

反布

卷一百一十二

三

粉脂

厭黑粉魏名臣奏議中書監劉放奏曰今販粉之利官販粉賣胡粉與百姓爭錐刀之

末利宜脂粉之耗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云宮粉扇

靡救流泉粉扇靡救乃灑白汗身若粉施黛落蔡邕協

和粉泥椒房粉中記云石虎以胡椒含粉成雞子傳曰真人南極子能含粉成雞子吐子粉加名香玄

樂府云粉加甲煎名粉名鮮錫神農本草曰粉粉加名香玄

香薰霍艾納迴光粉名鮮錫神農本草曰粉粉加名香玄

用脂澤韓子曰若毛嬌西施之美麗無益吾面用脂

法度必賞罰則待脂粉鹽鐵論曰王仁嬌天下之姣傳

脂心和則思其心之和脂畫脂費日鹽鐵論曰內無

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翁伯販脂漢書曰翁伯販木犬

畫脂馮水費日損功翁伯販脂脂而傾縣邑木犬

守脂犬守脂瓦雞司晨

○澤北堂書鈔

思心之潤蔡邕女誠曰澤髮潤以滋澤崔瑗七依云

以滋澤案漢書注云瑗集芳澤楚辭曰粉白黛黑施

載其文即枚乘七發之流芳澤芳澤長袂拂面善留

石澤博物志曰酒泉延壽縣南有山出泉注為溝

極明謂為石澤

○黛北堂書鈔

畫眉說文黛作代眉釋名云代黛也滅去眉黛黑楚辭

詳黛落蔡邕協初賦云粉

澤施黛落髮鬪斂脫

澤施黛落髮鬪斂脫

澤施黛落髮鬪斂脫

澤施黛落髮鬪斂脫

澤施黛落髮鬪斂脫

澤施黛落髮鬪斂脫

澤施黛落髮鬪斂脫

澤施黛落髮鬪斂脫

澤施黛落髮鬪斂脫

○的北堂書鈔

注回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不御重以口

施玄的

王粲神女賦曰施玄一作華點圓的點圓的之熒熒

映雙輔

而相望

○燕支北堂書鈔

採紅藍花為顏色

習鑿齒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之不北方人採紅藍取

其花染緋作胭脂婦

使我婦女無顏色

西河舊事匈奴歌曰失我

初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

西方草染

崔豹占今注云燕支中國似

刺花似苜蓿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粉也匈奴

人謂紅藍以染粉為婦人面色謂為燕支粉也

妻名

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闕氏言可愛如燕支也

唐類函卷一百七十三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梁谿安希范校訂

器物部

| | | | | | | | | |
|----|---|----|---|------|---|---|----|----|
| 農器 | 鉢 | 嚴器 | 器 | 器物總載 | 案 | 几 | 胡牀 | 巾箱 |
| | 甗 | 鼎 | 簋 | 箱 | 簾 | 箒 | 櫃 | 篋 |
| | 甕 | 甕 | 釜 | 釜 | 盤 | 盤 | 樽 | 匣 |
| | | 甕 | 甕 | 甕 | 甕 | 甕 | 權衡 | 匣 |
| | | | | | | | 厄 | 匣 |
| | | | | | | | 量 | 匣 |
| | | | | | | | 杯 | 匣 |
| | | | | | | | 度 | 匣 |
| | | | | | | | | 匣 |

○器物總載

食器併入

䟽以達 月令仲春食麥與 高以粗 又曰仲夏食菽與

廉以深 又曰仲秋食稻與 閔以奄 又云仲冬食黍與

園以閔 又曰中央土食黍 觀周廟 孔子觀于周廟有

器物

正虛條蜀而司馬相如與傭保長子主易主器莫若

以太子賜梁書云劉杳字士深為東宮舍人昭明太

之尚象制易制器者創意造晉時敵器不存形去無

用者月令去器之無用明有歸文帝位以明神器有歸求

新舊惟新求別利錯節何以別利器不寫禮御食于

器之既謂陶梓之器不既謂崔茅之器未成禮祭器

造燕班宗廟貢周禮有器貢忌鼠器作分致用

物致利用備器稽器中展川器中用器不彛器官司彛器謂

物食器晉武幸王氏家什器器哀帝詔吏舍無得署什

什則供其器故通養器後萬乘器奇為萬乘器者左

謂生具為什器

右先為禮樂器晉樂斐目夏侯玄云肅肅頭為飲器

之容如宗廟中但見禮樂器

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身為酒器吳鄭泉嗜酒臨卒

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家取為器不雕鏤盧器不過用齊桓故器見武帝

酒器古銅器曰齊桓周廟敬器詳

公銅器也果然

○案一類聚

說文曰案几屬也燕太子曰太子常與荆軻等案

而食方言曰案陳楚宋魏之間謂之檇鹽鐵論

曰良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紉履絲匹庶糲飯肉食所

以亂治也史記曰漢七年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

持案進食禮甚恭高祖箕踞罵之漢書曰萬石君

案

案

石奮子孫為小吏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諛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 又曰上欲封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持詔案起薄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反為一臣所制耶 又曰朱博字子元為御史大夫為人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其之劍臣背叛之內愧于心 漢武故事曰武帝時東郡獻短人長五寸上

疑其山精常令案上行東方朔問曰巨靈汝何以叛阿母健不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又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語嘗屏案不食 又曰梁鴻適吳依大家畢伯通廡下為賃舂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烈士傳曰魏公子方食有鳩飛入其案下公子怪之 詳江表傳曰曹公平荊州仍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諫拒之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

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神仙傳曰茅君當

受神靈之職眾賓皆至忽然自有青縑帳於屋下數

重白檀金案玉杯人皆飽醉 夢書曰凡夢見杯案

賓客到多客大案少客小案

案二 北堂書鈔

漆畫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金度 東宮舊事云皇

有漆金度足 雜寶 西京雜記云武帝為七青玉 張衡

奏案一枚 雜寶 寶牀雜寶案設桂宮中 青玉 四愁

詩云美人贈我錦繡 金案 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玉女

以金案玉杯藥賜義 玉案 鄴中記云石虎以宮人

案行板案 潛夫論云前羌始叛器械未備虜或持銅

文書板案 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誠易戰耳

石案 異苑云百丈山上有石房 賜杯案 東觀記云蔡

遼東三十年衣無儲副帝嘉其功賜錢百 上案食 漢

萬及衣冠刀劍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 魏霸奉案前跪 東觀

日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 魏霸奉案前跪 漢記

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 魏霸奉案前跪 漢記

云魏霸延平元年仕為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為娶

妻送至官舍霸口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

嫗為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 吳戒舉案投江 廣陵

跪霸曰不敢相屈妻慙求去 吳戒舉案投江 廣陵

吳戒性剛直同業陳叔為賊戒往見之叔為設食戒

曰汝為賊奈何為人設食因舉案投江令其徹饌

銘李尤書案銘曰居則致樂承顏接賓承奉奏記通

達詔刺尊上答下道合仁義 梁簡文帝書案銘曰

刻香鏤彩織銀卷足照色黃金迴花青玉漆華映紫

敬客禮賢恭思儼束披古通今察姦理俗仁義可安
忠貞自燭鑒矣勒銘知微敬勗

○几藝文類聚

李尤几銘序曰黃帝軒轅恐事之有闕作輿几之法
左傳曰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
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瑩字也投之
以几出於其間山偃句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
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稿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
隱几者非昔之隱几也子綦昔隱几不然乎今何故更然戰國策

曰郭隗謂燕昭王隱几據杖眄視相使則厮役之人
至漢書曰朱博遷琅瑯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右曹
掾史皆移病臥博奮髯抵觸其几曰觀齊兒欲以此
為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令太史選其可用者
皆斥罷諸病史又曰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
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輔導於帝
今年耆有疾俊又大臣惟國之重書曰母遺耆老國
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
太師靈壽杖令為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省中用杖
續漢書曰大將軍何進辟鄭玄玄以進辟權戚不敢

遲意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待之甚優玄不受

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漢舊儀云祭天用玉

几玉器 九州春秋曰孔融為北海太守為袁譚所

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

若也 異苑曰歷陽石秀之倏有一人著平巾袴褶

語之曰聞君巧侔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

之自陳云劉政能造數旬而殞

几二 北堂書鈔

設几

左傳遠啓疆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
設几 珪享頰有章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
爵盈而不飲晏有好貨養有陪鼎授几 禮記曰仲秋
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授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杖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真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金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祀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如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形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書喻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籍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毛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風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者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拂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之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公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舅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席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舅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姑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不几

馮明生別傳云岱宗金几 漢武內傳云岳

卷一百七十三

二

文備制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漆畫上車

魏武上雜

物疏云御

畫重几

大有上車漆

孤鵠蟠膝

語林曰任元褒為光

祿勳孫翊往請之見

門吏憑几

視孫入語任曰吏几對客為不禮任便推

木橫施值其兩足便為憑几

陳蕃設几

漢雜事云陳蕃請徐稚為

功曹及師友祭酒時設東

呂布斫几

魏志呂布遣陳

登至太祖求徐

州牧登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誅之

太祖悅及登還布拔戟斫几責之

几三帖

國賓几

周禮司几筵掌五几國賓彫几形几注國賓

形甸役几

又曰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注

吉事變几

吉事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

凶事仍几

喪奠几相

堂繹於祊每事易几

因喪禮畧

桐木几

神仙傳葛仙公憑桐木几於女兒山學仙

金几

漢武內傳

詳書鈔

詩齊謝朓詠烏皮隱几詩曰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

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常潔白沙尚推

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漢鄒陽几賦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寃旁生附枝王

命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

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聳者磨龔齊貢金斧楚入名工

廼成斯几離奇髮髯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

之聖德日躋

器勿

卷一百七十三

七 几

銘漢李尤牀几銘曰虛左致賢設坐來賓筵牀對几
盛養已陳毅仁飯義枕典席文道可醉飽何必清醇
西伯善養二老來遊 晉張華倚几銘曰倚几之設
設而不倚作器於此成禮于彼 蘇彥隱几銘曰良
匠造器妙巧應規俯仰灼照商畧神奇假物興思須
以忘疲

○胡牀

藝文類聚

魏畧曰裴潛爲兗州刺史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
留以挂柱 魏志曰蘇則從文帝行獵槎桎拔失鹿
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

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
而以獵戲多殺羣臣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
卿直臣也皆赦之然以此見憚 曹瞞傳曰操與馬
超戰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掩至操志猶坐胡牀不
起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船得渡 晉中興書曰王
猛少貧賤常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云
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深山中見一公據胡牀頭
鬢悉白猛因拜公曰王公何緣拜卽十倍酬畚旣出
顧視乃嵩高山也嵩 郭子曰謝萬嘗詣王恬旣
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

沐頭散髮而出亦復不坐乃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然了無相酬對意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

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世說曰庾太尉在武昌時秋夜氣景甚佳諸佐吏殷浩

之徒共登城南樓理詠音調甚適俄而庾公率左右步來諸賢欲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

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賢士談詠竟夕 詩梁庾肩吾賦得詠胡牀詩曰傳名乃外或入明堂

中京足歌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 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

○巾箱 北堂書鈔

王母巾箱 漢武內傳云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

仙就我求 朱護巾箱 幽明錄云晉隆安中頻從營起

今當付之 明曰牀前函掘之遂見一棺從便為設祭云今當移

好處別作小塚 乃言云我居四十年昨蒙厚賜相感何如今是吉日

便可出棺矣 舉金箱出金 巾箱內果 世語云盛法濟者有男年二

鏡三枚贈從 語言牀席不淨神何處坐濟曰有漆巾箱甚淨神何

不入中神曰大佳 覺有聲以蓋覆之聞箱中動搖即持之可五升米重

便取果出于鐵鑊 愈出箱內藥 述異記云漢末時有一人腹內痛晝夜

後其子果剖之 後往出巾箱內藥投之鎗鎗後華化為清酒 巾箱有鼓吹

鼓次晉孝武太元末每聞手中箱中箱置五經

書曰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

於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

經始也 收黃雀 創收於巾箱 有金鏡 上見

○笈 書鈔 謝承後漢書曰袁宏博覽羣書 負笈單步

發尋師 六藝帝負笈尋師變易姓名 負笈單步

曰高弘字伯武河內山陽人也為琅瑯 負笈賣卜

曰郎宗字仲綏負笈賣卜給食 負笈赴弔 又曰徐

公卓上博士徵宗宗負笈遁去 負笈赴弔 又曰蘇章字士

負笈千里 嘗步行負笈千里從師 負笈追

○箱 北堂 安王莽未嘗負笈追師 負笈遁去 郎宗

書鈔 陸雲與兄機書云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有

如吳扇亦在書箱想 紙箱 白為吏部尚書出行

識彥高書箱甚似之 紙箱 白為吏部尚書出行

石常捧一黃紙 金箱 漢武帝內傳云帝崩時遺詔

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及入上黨抱牘入山採藥於

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後題日月是武帝時河東

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待左右時臣見之涕泣曰

此是帝崩時殯殮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安合如

青箱 儀南史云王准之四世練悉朝 青箱 世號青箱王氏

○麓 北堂 漆麓 東宮舊事云太子納書箴 承傳迪廣讀而

妃有漆文金裝衣麓 書箴 承傳迪廣讀而

漆麓 東宮舊事云太子納書箴 承傳迪廣讀而

漆麓 東宮舊事云太子納書箴 承傳迪廣讀而

漆麓 東宮舊事云太子納書箴 承傳迪廣讀而

不解其義柳讀老子而已迪每輕柳數素簾晉中典柳曰卿讀書而無所解可謂書簾矣數素簾書云王不害周顛籍其家止見兩小簾祖約料財物客至以有素簾數枚中有故絮

○筭

北堂書鈔方筭風俗通云孝靈帝建寧中京師長者皆以方筭今用之天下皆當有罪讞于理官也後黨錮文筭吳

皆讞廷尉人名悉入筭尚書云惟發筭云發吾筭鍾春秋曰越以文筭在筭衣裳在筭發筭天子廟素書

離經筭邊孝先曰腹綬筭兩赤蛇詳卜筮巾筭若子有神龜死三歲矣竹筭戴良五女練裳布被進一筭

飯東觀漢記曰上聞王郎將軍至遺一筭餅又曰上復驚去馮異進一筭麥飯免肩遺一筭餅問第五

倫曰卿為市椽人有遺卿母一筭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筭探口中餅出之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政為生此語

銘後漢胡廣筭銘曰休矣斯筭凡器為式受相君子

承此印綬帝命所資用褒令德備以自修所以自勅

忠肅恭懿鮮不為則靡悔靡吝神人致福

○賈

北堂書鈔金賈晉書云甘卓性先寬和忽便疆塞徑還襄陽意

悲至云金櫃將珠賈韓子云楚有人賣其珠于鄭者

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賣其賈而還紬書司馬

其珠此可謂善賣櫃未可謂善鬻珠也

石室之書

藏券

漢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玉積

石室之書

藏券

左傳云齊伐燕燕人行成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橫羊耳不克而還
金滕尚書云金滕之

○箴 北堂書鈔

鼓箴 禮記云入學鼓箴 肱箴 莊子云將為肱箴之盜固揭箴 錦箴 左傳云衛人饋叔向羹而趨 珠箴 隋書突厥有直八百萬與中國交市獨派后 舉書兩箴 呂氏春秋曰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 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箴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案甘茂傳云樂羊既攻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箴 亡書三箴 漢書張安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箴安世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相較無遺

○匱 北堂書鈔

澡豆匱 魏武王雜物疏云御雜物用括鏤匱詳一斛 匱 語林曰范汪能嗽梅 太后匱 後漢書云陰太后崩已謁原陵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匱中物感動悲泣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匣 北堂書鈔

銀匣 魏武王雜物疏云御雜物匣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蓋布雲母 銅匣 胡綜別傳云時人于其上開之乃得白玉如意 雞犬埋匣 拾遺錄曰善服鳥獸雞犬皆使之能言 雞犬豕死者以玉為匣埋海上其主游戲海上干地中聞犬豕雞之聲主者猶識掘而取還養如昔 太阿出匣 文選馬唯毛羽禿落久更如舊

○嚴器 北堂書鈔

嚴器 北堂書鈔

器勿

卷二百二十三

十二

匱匣

綠漆嚴具

魏武內嚴器誠令云祇不好鮮飾嚴具用新皮葦筭以黃葦綠中遇亂世無葦筭乃

更作竹方嚴具以阜葦衣之麗布裏之此孤平常之用者也內中婦曾置嚴具于時為之推壞今方竹嚴

具綠漆金篋嚴器 齊書云宜都王鑑鎮姑孰于時人甚華好

嚴器條以啓聞鬱林勅以賜之鑑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爾豈可不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約

復纖毫方筭嚴器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畫方嚴器

魏武上雜物疏云油漆畫嚴器方七寸 陸雲與兄機

曹公器物嚴器方器物幾具 秦嘉婦與嘉書曰今馬

六七寸高四寸齒嚴器 修復山陵故事云梓宮用竹方嚴器 詳

○鼎一類聚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彝器也昔禹貢九牧

之金鑄鼎荆山之下 又曰鼎上大下小 爾雅曰

鼎絕大謂之鼐 鼐上謂之鼐 鼎欵上附耳外謂之

鈇 周易曰鼎元吉亨其象曰鼎象也聖人以享上

帝 又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金鉉利

貞上九玉鉉大吉 毛詩曰絺衣其紵載弁俶俶自

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 禮記曰崇鼎貫鼎大

黃封父龜天子之器 左傳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

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郕大鼎賂公夏四月

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曰徐子及郟

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又曰楚

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彊定王使王孫
 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
 昔夏方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
 為之備使人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魍魎魍莫
 能逢之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
 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
 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歸
 藏古曰鼎有黃耳利得鯁鯉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
 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有鼻自以銅為之
 三足 孫氏瑞應圖曰神鼎者質文精也知吉凶存

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生五
 味昔黃帝作鼎象太一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為九
 鼎象九州王者興則出衰則去 墨子曰巫馬子問
 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墨子曰鬼神明于聖人
 猶聰明耳目之與聾盲也若夏后開使飛廉折金于
 山以鑄鼎于昆吾使翁難乙灼自若之龜成曰鼎成
 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乙又言繇
 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而遷三
 國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 淮南子曰闔
 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高府大
倉也形

九龍于鼎以為名言大鼎鞭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 說苑曰湯

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三足鼎祝山川教

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直行耶讒夫昌耶宮

室崇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天大雨

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媵臣負鼎俎

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又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

文赤鼎絕臚死 又曰孝武時汾陰巫錦為民祠魏

睢后土得鼎鼎大異于眾鼎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

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山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

之因以祭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皆

曰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

鼎今鼎至甘泉承休無疆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而帝

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庭以

合明應制曰可 又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于荆山

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羣臣後宮

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

年廬江出寶鼎太守王雄獻之納于太廟詔曰易鼎

足象三公豈非公卿奉職得其理乎 晉中興書曰

神鼎見鼎者仁器也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而盈

烟熅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於深山文明應運而

至故禹鑄鼎以擬之 晉陽秋曰咸康八年穀成縣
民留珪夜見門內有光取得玉鼎一圍四寸廬江太
守以獻 晉起居注曰咸和元年宣城春穀縣氓獲
古鼎可受三斛餘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
閭葬女于郭西閭門外鑿地為池積土為山文石為
椁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之 南越書曰
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
常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既而執紼者莫不
疾耳蓋尉佗之鼎 又曰永城縣江前有神鼎圓數
里耳高五六丈葛稚川云赤松子陶金丹鼎

鼎二 白

銘功 漢書宣帝時漢陽得寶鼎上刻書云王命尸臣
云云張敞議曰殆周之褒賜子孫刻銘其先功
也分國 左傳楚子次于乾谿子華女王語曰四國皆
也分國有分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
分號湖 史記云黃帝鑄鼎成乘 銘墓 漢口平中葛陵
器號湖龍而升天號曰鼎湖 出漢 漢武於汾陰祀得寶鼎羣臣皆
土中得銅鼎銘 出漢 賀曰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曰
曰楚元武王墓 非周鼎也 詰之曰上天佐漢為出 入秦 秦昭王時周
神鼎此乃漢鼎非周鼎也 有實 易鼎 折足 易鼎 顛趾 易鼎
而滅 取新鼎革去故而 有實 易鼎 折足 易鼎 顛趾 易鼎
謂鼎足 龍文 東賦曰岳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
龍文 歌浮雲寶鼎見兮色氤氳煥其炳兮被
龍雉 書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遷洛邑 武王
文雉 耳而雉注云耳不聰之異也 遷洛邑 武王
遷九鼎 謀暉臺 後語秦師臨周以求九鼎顯王患之
于洛邑 以告顏率率曰請救於齊遂說齊王

曰秦無道欲興師求周之鼎君臣計不若歸齊即願
 王圖之齊王悅發師救周秦師罷齊求鼎顏幸曰周
 即獻鼎然不可懷挾提揭不識何塗之從王曰塗于
 梁幸曰梁欲求鼎謀暉臺之下小海之上梁必不出
 也王曰從楚幸曰謀於章華臺

謀章華

上詳

收九牧

禹收九牧之金以鑄九鼎皆
 嘗勸注嘗以烹牲牢而祭祀

才聚

沒水求

始

史記周末九鼎沒於泗水彭城下秦
 始皇兼天下過彭城齋戒禱祠使千

人沒水求

培地得

漢武時見地如鉤狀培
 視得鼎大異於衆鼎

賂荀偃

以乘馬加璧束錦先吳壽

烹文摯

齊文摯發怒
 齊潛王以

愈王疾

王命生烹文摯三日三夜不死顏色不變文

寶鼎

迎日推策謂

文鼎

言其刻
 扛鼎獲棄鼎賈誼甲

寶康瓠

五鼎

鼎食死當五鼎享
 九鼎上聖作神

姦行藏 輕重 漢德方盛武帝善吾丘之言

周德雖衰楚子慙王孫之對

銘宋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僇三命而俯

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儻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古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賜爾和鸞黼黻調弋

尸臣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管讒鼎銘曰

昧且不顯後世猶恐况日不悛其能久乎

後漢崔瑗竇大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

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焉雉

膏之美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為元寶君

臣享位足勝其任鬻保寶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黃
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鏤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貽
則後人 後漢李尤鼎銘曰五鼎太和滋味集具雖
快其口損之爲務 後漢崔駰仲山父鼎銘曰鼎耳
革其行寒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
公餗乃珍於高思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理
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
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贊晉郭璞贊曰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無
化有赫赫三事鑒于覆載

啓梁劉孝綽送瑞鼎詩相國梁公啓曰生木遊火之
禽夾階紀朔之華白環銀瓮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
天有祚不爲定於郊廓虛其所止非獨在於汾陰

○鎗藝文類聚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 齊書曰竟
陵王子良遺何點以徐景山酒鎗 笑林曰太原人
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恍語其兒
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詩梁吳筠以服散鎗贈殷鈞詩曰玉鉉布交文金丹
煥仙說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爲切執以代疏麻長貽

故人別

○釜白帖

黃帝造

黃帝始造釜

許子爨

孟子許子爨釜

四區

爾雅區四為釜

五熟見

文帝溉之

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鬻鬻釜屬

蒸之

茅君內傳曰欲合九轉先作神釜蒸

遇奪

史蔡澤入於趙見逐

懸炊

韓子曰智伯圍晉陽城襄子

遇奪

史蔡澤入於趙見逐

入韓之魏

三釜

曾子曰吾及親三釜而心悲

二釜

禮

地官均人

食注豐年人食四釜為上歲三

糶糶

漢紀

過丘嫂嫂

糶糶

沃焦

史秦伐趙趙請救于齊

趙明日患

及齊救趙之務

糶糶

石崇以糶代薪

雷鳴

楚辭黃鍾

魚游

後漢揚州賊率張嬰請太守張

魚游

釜中

生

范丹字史雲為萊蕪令清貧

鉶釜

詩維鉶

舖鍤

釜人者鍤

占金字

銘

魏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

熱鹵銘曰於赫有魏作

漢藩輔厥相鍾繇寔幹心膂

○盤一類聚

周官曰玉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禮記曰湯之盤銘德日新又日新

左傳

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

以為公盤 孫卿子曰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

水圓盤方則水方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

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
當啜盟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于殿上遂右
手持盤而左手招十九人八曰公相與啜此血于堂下
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應劭漢官儀曰封
禪壇南有玉盤盤中有玉龜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
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
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
帝自食三枚 神異經曰西北有金樓上有銀盤廣
五十丈 風土記曰越俗飲宴即鼓盤以為樂取太
素園盤以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

以為節舞者應節而舉 述征記曰長安逍遙宮門

有澡盤面徑一丈二尺

盤二帖白

湯銘 湯有漢造 漢武帝造 五辛 風土記楚人元 雙玉

張平子詩美人贈我青 赤瑛 明帝以赤瑛盤盛櫻桃

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赤瑛 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

桃同色皆 水晶 三輔黃圖 董偃以水晶為盤貯水同

疑是空盤 顧彥先云銅盤之謂水無盤必融濕席誤拂盤

碎知寒 凍知萬里之寒 水露 詳上 應鐘聲 異苑曰中

銅澡盤朝夕恒如人扣乃同張公公曰此盤與洛鍾

宮商相應朝為撞鐘故聲相應可錯令輕自止如其
言後不復 為舞節 風土記 大盤
詩 梁沈約詠竹檳榔盤詩曰梢風有勁質乘用道非

一平織方以文穹成圓且密

魏母丘儉承露盤賦曰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
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以橫施
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雜遝衆多若乃肇
制模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淳
均撰蘭藉簡良辰采名金千崑丘斬扶桑以為新詔
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毆陰陽而役神物豈取
力於蒸民用能弗營不日而成匪雕匪斲天挺之靈
雄幹碣以高立干雲霧而上征蓋取象於蓬萊實神
明之所憑峻極過於閩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

若紫霓下鄰雙鷗集焉即而視之若璆琳之柱華蓋
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仙掌既平且安越古
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豈徒
虛設於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于飛雲

銘後漢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舉清觴
又成口實 魏母丘儉承露盤銘曰赫赫聖魏紹天
惟則承露現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
層盤厲彼青雲脩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岌岌零露
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
惟好我后斯同以祈眉壽以保萬邦 魏曹植承露

盤銘曰岌岌承露峻極大清神石礪魄洪基岳停下
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鳳所經匪我明后孰
能經營近歷闡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
鳳晨棲甘露宵零神明攸協高而不傾奉戴巍巍恭
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迹奕世明德不
忝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
晉殷仲堪酒盤銘曰

節有宜 藥惑最

禮 醜 狂 觴

豎 風 况 醉 德 惡

樽藝文類聚

爾雅曰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次卣中樽也 周禮
曰六尊犧樽刻牛形象樽象形著樽底著地壺樽大
樽太古瓦樽山樽刻山雲形以待祭祀賓客之禮
禮記曰廟堂之上罍樽在阼犧樽在西 又曰泰有
虞氏之樽也山罍夏后氏之樽著殷樽犧象周樽
又曰汗樽而杯飲 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
黃以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
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
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各得其宜 又曰夫奉一爵

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萬石樽則白汗交言其重也又况羸

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二者重於樽亦遠矣

遠猶多也漢書曰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

人皆敬事邑唯樓護自安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

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百數皆離

席伏護獨東向正坐又曰賜丞相養年上樽注糯米酒

一斗為上樽稷為中粟為下東觀漢記曰劉文及蘇茂臣永上

遣王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倡樂賊

眾懼呼雨射營中霸前酒樽晉書禮樂志曰元旦

獻白獸樽於殿庭蓋上施白獸獻直言者發此飲之

孔融別傳曰融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

吾無憂矣

詩魏文帝詩曰良辰起初節高會構懽娛明爵浮象

樽珍善盈豆區

銘後漢崔駰樽銘曰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罍犧象

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後漢蔡邕酒樽銘

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沈盈而不

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勗厥心後漢李充樽銘

曰樽設在堂以俟俊又三山共承雕琢錯帶晉孫

綽樽銘曰大匠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為人

器物 卷一百七十三
虛以含有文以飾身湛此玄醴延我嘉賓興懷寄詠
聊以標設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注受滿則側
吐寫適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玄應忘知
功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哲 宋何偃常滿樽銘
曰貞明麗象吳食中望唯茲奇器神絕莫尚斟酌賦
受不喻其量息鷺之詩豈伊異况

○卮 藝文類聚

說文曰卮鬯器也一名觥所以節飲食 韓子曰棠
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卮而無當瓦器有當 當底也
君渴將何以飲曰以瓦器空曰白玉卮美而君不以

其無當耶曰然空曰為人君漏泄羣臣語猶玉卮無
當也空每見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妻妾 鹽
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卮不能滿 戰國策曰昭陽
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入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為齊
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言曰臣竊譬楚有祠
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
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
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
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
足遂飲酒 史記樊噲曰卮酒安足 漢書曰高

祖奉玉卮為太上皇壽 又曰初何武為郡吏時事
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
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為揚州刺史奏事在邸春
壽兄子適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見其
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驚下未曾省見顯等甚
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
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
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
後周書曰宇文貴射中金卮魏帝因以賜之

文順
事同

與後
魏字

賦晉傅咸汗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
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汗辱乃喪其所以為
寶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有金商之瑋寶真乾
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水之至清爰甄陶以
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豈厥美之不惜
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匱之不若

頌後漢崔駰漢明帝頌曰帝乃負屨執事覆珪運斗
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卮

○杯藝文
類聚

禮記曰父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孝子見親之器物哀則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為也。厄厄之屬也。

莊子曰置杯焉則

膠。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盍不為寡人壽叔牙奉杯而起。文子曰清之為明杯水見眸子濁之言聞河水不見泰山。韓子曰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者必不加於土釧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則必薦豹胎。又曰樂羊為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于幕下而饗之盡一杯。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也然祭者用之大也一杯酒甘蠅漬其中匹夫不嘗小也。論衡曰河東

項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甚寒淒愴饑欲食輒飲我流霞一杯每飲數月不饑。神仙傳曰左慈謂曹公曰今遠別願分杯飲酒拔簪一畫杯即中分。王逸子曰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絕殊也。漢書曰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盜文帝怒下廷尉治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奉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之。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之 又曰元帝徵貢禹為諫
 議大夫禹奏臣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金銀飾非
 當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王嘉為丞相數上事言不
 宜封董賢上怒有詔收謁者即召丞相詣廷尉詔獄
 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曰將相不對強吏陳寃君侯
 宜引決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
 三公奉職負國伏刑都市以示萬眾豈兒女子耶何
 謂咀藥而死 又曰朱博為御史大夫為人廉儉食
 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子希見其面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為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山海經曰犬戎國有一女子方跪進玉杯食

洲記曰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
 白玉之精光明照徹夜以杯於庭中以向天比且而
 水升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陶侃故事曰侃
 上成帝螺杯一枚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似霞
 杯形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 南越志
 曰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金銀鏤晉康州刺史
 常以杯獻簡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於外時
 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安遠曰即三
 旬後庭將有喜慶者 古詩曰但訴杯行遲

銘後漢馮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權民之失德乾餼以愆後漢李尤杯銘曰小之爲杯大之爲聞杯聞之用無施不可以飲以享慎斯得正周公之美驕吝爲病梁陸倕蠡杯銘曰用邁羽杯珍愈渠椀實同蠡測形均樸蒲伊我疲病獨居無伴所不比挹誰謂誰緩

○盃藝文類聚

說文曰盃小盃也方言曰楚魏宋之間盃謂之盃抱朴子曰外國作水精盃實是合百片以作之交廣間多得此法俗人乃云水精是自然之物吳志

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獲特賜米酒衆肴寧乃以銀椀酌酒自飲兩椀乃酌與其都督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卽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椀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咸康起居注曰詔賜遼東使段遼等琉璃盃文士傳曰潘尼與同僚飲主人有琉璃盃使客賦之尼於座立成尋陽記曰龍窟有深潭有人於此洗銅盃忽浪起水長失盃此人後見盃置城裏井邊

魏曹植車渠椀賦曰惟斯椀之所生于涼風之峻
湄采金光以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豐玄素之煒曄帶
朱榮之葳蕤緼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颻
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于西野彌百葉而莫
希于時乃有明篤神后廣被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
茲寶于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妍麗之殊形華色燦
爛文若點成鬱蔚雲蒸蜿蜒龍征光如激雲影若浮
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敬雖離朱之聰目由
炫耀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超羣寶而特章俟君子
之閑宴酌甘醴於斯觴旣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

忘 魏應瑒車渠椀賦曰惟茲椀之珍瑋誕靈岳而
竒生翳不周之芳烈浸瓊露以潤形陰碧條以納曜
翳朝霞而發榮紛玄黃以彤裔曄豹變而龍華象蜿
虹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衆色鱗聚卓度詭常
網緼雜錯乍圓乍方蔚術繁典散列成章揚丹流縹
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魏徐幹車渠椀賦
曰園德應規巽從易安大小得宜容如可觀盛彼清
醴承以瑀盤因歡接口媚於君顏 晉潘尼琉璃椀
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竒濟流沙之絕險
越葱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其所託也幽深據重

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瑤鄰沙棠與
碧林瞻閨風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光映日曜圓成
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舉茲
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烟晃以內澈清醴瑤
琰而外見 陳江總瑪瑙賦曰翠羽流霞之杯諒
無聞於瑤麗豈匹此之奇瓌爰覩殊特臻自西國狀
驚鶴之點漬似遊龍之割刻士衡譬之雲采中郎羞
其馬勒于時北園清夏東閣浮涼山交枝而影雜水
沈葉而流香蟬無風而吟短鷺出迥而飛長副君海
淳岳峙紙落金鏘獲阿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寶

出崑崙之仙阜觴卽玄洲之玉酒酒旣醉而還年繼
稍酌而延壽仰天縱之體物銘歌器兮何有

書秦嘉妻與嘉書曰今奉金錯椀一枚可以盛書水
琉璃椀一枚可以服藥酒

表梁諸葛恢表曰詔云行當別離以爲悵罔分致艱
旣一劔一琉璃椀一貴達心領錄之天恩望極天地
施鈞不異遠近

○鉢藝文類聚

維摩經云維摩居士遣八菩薩往衆香國禮佛於是
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飯與之 浮圖澄傳曰澄以

鉢盛木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 梁書王僧
孺傳曰齊學士刻燭爲詩四韻則刻一寸蕭文琰曰
何難乃與丘全楷等共相擊銅鉢響滅詩成 西域
傳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陀越國青玉也受三斗許彼
國寶之供養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願一把滿
亦隨言也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
臨邑王花然所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 支僧載
外國事曰佛鉢在大月氏國一名佛律婆越國是天
子之都也起浮圖浮圖高四丈七層四壁裏有金銀
佛像像悉如人高鉢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金絡絡

鉢鍊懸鉢鉢是石也其色青 又曰摩竭提國在迦
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貝多樹去摩竭提三十里
一名毗波梨佛唯在此一樹下坐滿六年長者女以
金鉢盛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往尼連禪河浴浴竟
於水邊噉糜噉竟擲鉢水中逆流可百步許然後
鉢復流河中架梨那龍王接收鉢在宮中供養 法
顯記曰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
國取佛鉢旣服此國巴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
去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進更作
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無緣深

自愧歎卽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

啓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金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竒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玩於簞瓢之門 梁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曰珍窮貨貢製極範金用貴寶樽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閱衆靈於器中弄神姦於掌裏足令任后所欲遠慙漢世少君有覲遙羌齊寢

○**塢**藝文類聚

案塢與甌通川

方言曰甌甌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甌自關而西謂之甌其大者謂之甌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

土塢盛置之猛火土皆化爲丹以此丹金爲盤盂食其中令人長生 袁彥伯羅山疏曰善道門戶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背成都識此道士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冀當蟬脫解骨耳石室中先有塢盛香得便掃除燒香

啓梁皇太子謝勅賚廣州塢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采西國浮雲之椀非謂瑰竒臣南珍靡究未讀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郎之畫

○**甕**帖白

置瑪瑙

黃帝甕堯時猶存置瑪瑙

得素書

夫子廟有甕鍾離意

發之得盛金魏焯卒後有詔使筮卦謂其妻曰賢

素書羊琇冬月抱甕令雷鳴淮南子取沸湯著

作雷鳴聞雲出幽怪志曹著為建康小吏忽有廬山

數十里為甕禮蓬戶積筆智永學書積出婦管輅

雲出其中為甕禮蓬戶積筆王渙與洛陽令方

人甕婦從甕出藏賊東觀漢記曰王渙與洛陽令方

敝甕易曰井谷射漏甕周子曰猶捧酒甕彌衡云餘

囊詳囊又陸機云三醬甕後魏書云楊雄著太瑤甕

左傳齊人伐北燕銀甕孝經援神契云銀甕夫人抱

燕人賂以瑤甕不汲自隨不盛自盈史部眠畢卓為吏部

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史部眠嗜酒鄰舍有

為圃畦鑿隧而入抱甕而灌張華養白鸚鵡華自外來並

酒卓因夜往飲藏鸚鵡以家事告之華出後童僕怒

之醉眠甕間

乃藏覆醢雞莊金七甕耕者得主父酒五甕周顯

甕中覆醢雞子金七甕偃七甕金

數籠酒五甕而已

○瓶白

恥壘詩瓶之罄矣尊瓶禮祭鼃盛於羸易羸毀衛孫

于曹遂飲馬于重丘人重丘人詬之曰挈瓶傳雖有

親逐而君父為厲是之不憂何田之為挈瓶傳雖有

智守不覩瓶淮南子覩瓶中之水之金瓶古樂府金瓶

假器魏文帝金胡瓶

賦漢揚雄賦曰覩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

近危酒醪不入藏水蒲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一旦

擊礙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

○甌白帖

黃帝作

黃帝始作甌金齊使賂齊侯使賂人賂晉師以紀

生塵

范丹字史雲清貧人語墜地孟敏字叔達荷甌

益林宗

問之敏曰甌已破視之何名玉甌左傳晉伐齊

銅甌

任文公王莽亂時奇烱煤落家語顏回炊飯于

中孔子

遙見攫食之及回至孔子曰吾嚮夢先人將

不祥因攫

竹筒為郭文傳曰文季方壞甌後漢荀淑

善嘗命駕

相就令元方侍側季馬融坐甌馬融直史

方作食嘗竊聽談

甌壞飯糜

○權衡白帖

春秋平

月令仲春仲秋日夜輕重審禮之於正國也

也故衡誠懸不可

平施稱物同數同其數器謂權衡

也謹謹權量四方

同書同律折莊子剖斗折改晉裴

醫方人命所急而稱兩與古不同失神農

累黍不失

律歷志權輕如環無端

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均

重不失黍累

如環無端

環之今肉倍好錘形如環

見規見矩權衡者衡平也

權而平輕重也

以準始也

知在於天也

佐助旋璣

也生繩生準

矩方生繩而直

權矣是為五繩者

上下端直

權合德百工繇焉

以定法式

職在大行鴻臚掌之

注鎔銖斤兩折平於物

均平遠近故在鴻臚也

器物

卷一百七十三

三十三

權衡

作信於人 惟器有信 則人不爭 作法於平

示人以信 用於出納 資以和均

○量白

起於一黍 圭合升斗之數起於一黍 始於黃鍾 而反覆焉

鍾覆亦中黃鍾之宮宮君也君制器之象夫量者始於籥合登於角於解職在太倉司農主之

以水平 律歷志量者籥合升斗斛中黃鍾之籥以子穀秬黍中者千二百實其籥以井水準其槩

欲直以水平之井水清則平 穿地得 隋開皇二年

穿地得金版有銘 維北 詩維北有斗不 揭西 詩西柄

升椒 詩椒聊之實 斗粟 一斗粟尚 圭撮 最多者不 黍

累 詳權衡 為槩 禮 中規 左傳曰齊舊四量豆 貸家量 區釜鍾四升 各

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

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故人歸之言陳氏

以五升為豆各自五以登于釜釜十為鍾 魏 用小斛 志

自然鍾則大矣言陳氏家量大于公量也 魏 用小斛 志

太祖賦斂不足軍糧少主者請以小斛給軍糧大祖

曰善後軍中有言太祖欺眾太祖曰借君之死以厭

眾乃徇曰主者用其 旁有廐馬 五量銅方尺而圓其

滿處上為斛下為斗右耳合輪狀似馬以爵以廐祿

上三下三參天兩地之象圓而山方左一右二陰陽

之象其圓象規 聲中黃鍾 栗氏為量改煎金錫而不

其重一鈞也 聲中黃鍾 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

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彌彌 用當其無

守而失信 信以守器 官不易方

考工記嘉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

以觀四國永啓敢後茲器維則

器考 卷二 三十四 量度

○度帖

周步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今百二十畝今百三十六畝今百八十八畝

者百

蓋六國時多變法者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八寸

六寸

以計古者百畝也漢尺音荀勗校八音不和始

畝今

尺四分有餘依周禮制尺更鑄銅律呂調聲韻以

尺量

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時人服其精密唯阮咸

作其

聲高後榘得古五度律歷志度者分寸尺丈引

尺果

長於最尺四分九十分黃鍾之長以子穀秬

黍中

者一黍以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

十分

為引高一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付也

為引

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注子穀猶言穀子中者

言取

黑黍穀于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也法度所起故

有屬

廷尉百度得數而有常同度秋則日夜分

獲音

約尉百度謂百物之度也

則同

壹度其度量起度以禮璧美為度禹以身為進寸

退尺

老子曰不敢枉尺直尋二十毫為釐不失毫釐

十毫

為釐失之倍尋曰常日尋倍尋曰常作程

毫釐

差若干里

所長

○農器帖

範金

銷劍家語銷劍越鑄考工記越鑄非無

漢排

後漢杜詩字公君為南陽守善計畧教民造

氏為

周禮銀氏為鑄器遂人勸治野以時器勸氓時

天子

載月令天子大夫簡器修稼政借耰鉏漢賈

器

物

商君化秦俗子借父耰鉏慮有德色發借而著告修

色西征賦曰子贏鉏而借父訓秦俗而著色

具月令季冬告民田器斲木周易斲木為邦採木為

蓋取直庇句庇尺車人為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

諸益直庇句庇尺三寸上句者二尺二寸堅地欲其

直庇柔地欲其句庇直庇則利惟句庇則斲

斲音次耒下前曲接庇音次耒下前曲接

馬者弦六尺也

唐類函卷一百七十四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梁谿安希范校訂

舟部 舟 筏 篙 權 檝 柁 纜 笮

○舟一類藝文

周易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

取諸渙 世本曰共馯貨狄作舟共馯貨狄黃帝二臣 山海

經曰番禺始為舟 又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舟

墨子曰棄作舟一作巧 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

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柁造比舟為橋也維連四船

也方併兩船也特單船也附維木以為渡也

韻集曰鷁首天子船也船

船也艘海大船也

廣雅曰艦大船也舫舫船也蒙

衝編舳艘舳舳艇舳舟也

釋名曰船循也循水而

行也

又曰舟言周流也船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

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其上曰雀

一作室

於中候望若鳥雀之驚視也

又曰船三百斛曰刀

刀貂也短也江南所為名短而廣安不傾危也二百

斛已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二人所乘行也又曰

舫狹而長曰濩衝以衝突敵方言曰舟自關而東

謂之船自關而西或謂之舟方舟或謂之航南楚江

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艇

說文曰舫併船

也又曰艇小舟也形狹而長毛詩曰柏舟共姜

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

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也曰汎彼柏舟在彼

中河箋云舟在河內猶婦人

又曰二子乘舟思伋

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而作

是詩也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又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又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左傳曰秦伯伐晉濟河

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斂尸而

還 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
 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誓而免諸國隳軍
 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
 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又曰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
 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
 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又曰吳伐楚陽
 丐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
 吉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鮪也以其屬死之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楚師繼之
 大敗吳獲其乘舟餘皇以歸杜預注曰餘皇舟也 又曰東晉

薦饑使乞糴于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
 曰汎舟之役 又曰晉楚將戰趙嬰齊使其徒先具
 舟於河故敗而先濟也 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
 則舟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君危詳鑿 周書曰
 周成王時於越獻舟 太公六韜曰殷君喜爲酒池
 廻船牛飲者三千人 又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
 尚爲後將以四十七艘船濟於河 莊子曰藏舟於
 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昧者不知也 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其大舟也
 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

水淺而舟大也 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沈
 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 鄧析書曰同舟涉海中
 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司故也 呂氏春秋曰荆有
 次非一作飛者得寶劍涉江至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
 次非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之
 仕以執圭 又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
 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 淮南
 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舸蜀艇
 不能無水而浮 又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
 乘舸舟而浮於江湖 又曰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

者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死
 而反忘生也 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

也龍舟大舟也刻為龍文以飾之鷁水鳥也畫其象
 着船首於舟中吹籟與竿以為樂故曰浮吹以虞

又曰公孫龍在趙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弗
 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航來公孫龍
 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對曰無公孫龍曰與
 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於河上而航在水北
 使善呼者一呼而航來 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
 衣翠衣帶玉劍履編鳥立乎流水之上大夫莊辛過
 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襄城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

曰君獨不聞鄂君之遇越人乎鄂君方汎舟於新一作
 波之上乘清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會鼓鍾之音越
 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塞洲中流今日何日兮
 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於是鄂君揄袂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襄城乃奉手
 進之 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
 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孫卿子曰君
 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楊子法
 言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
 末矣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民斯安矣 抱朴

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命
 是以介絜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畧
 者非翼亮之才 又曰欲以弊藥必規升騰者何異
 策蹇驢而欲尋追風擢藍舟而欲濟大川 物理論
 曰夫工匠經涉河海為舸艘以浮大川皆成乎巧手
 出乎聖意 漢書曰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秋上祭宗
 廟出東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諫
 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
 血汚車輪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
 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

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東觀漢記曰第五倫爲會稽守爲事微姪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第五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張璠漢記曰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掾朱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江表傳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遣邏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見周瑜船馳還白備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瑜瑜曰有軍任不得委署儻

舸纜解衣卧船中蒙怒欲攻寧蒙母諫乃止吳書曰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會爲遜祖道上賜遜御船一舫繒綵飾之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便乘船而還過下邳遂解舫爲單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晉中興書曰建興九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弢大戰蜀賊以枯槔打沒侃二十餘艘人皆投水義熙起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沈約宋書曰桓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三百舸爲先鋒進據

右濟右濟在滑臺西南白二十里玄謨敗退不暇報
 護之間知而虜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艘連以鐵鎖三
 重欲以絕護之還路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輒以
 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 宋元嘉起居注
 曰有司奏初揚州刺史王弘上會稽從事韋詣解列
 先風聞餘姚令何玠之造作平牀一乘船解舫一艘
 精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玠今官詔可其奏 列女
 傳曰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
 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走曰妾父聞君王
 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

不勝杯杓餘瀝醉於此君命誅之願以微軀易父之
 死簡子將渡用楫少一人操楫曰妾居河濟之關習
 舟楫之事願備負持楫簡子遂與操渡中流奏河激
 之歌簡子乃聘為夫人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遊洛
 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
 京師後歸鄉曲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
 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僊焉 衝波
 傳曰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
 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
 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

顏回之言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碩既成婚香便去絕不來年餘碩船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碩不勝驚喜遙往造香見香悲喜香亦有悅色言語頃時碩欲登其車其婢舉扞之嶷然山立碩復欲車前上車奴攘臂排之於是遂退 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躋從沅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椽舩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椽舩捍柯處乃改其名爲捍柯捍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 晉宮閣記曰天泉池中有紫宮舟升進舟暉陽舟飛龍舟射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指南舟舍利池

有雲母舟無極舟都亭池有常安舟 荊州土地記曰桓宣穆遣人尋廬山上有一湖中有敗舩 臨海記曰白鵠山有湖湖中有一石舩舩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入伏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施罟於柴桑江收之得大舩孔鑿若新使匠作舩舩勿加折斧工人誤截兩頭以爲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僭匠違約加斲凶兆先邁矣 楚辭曰美要妙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 沛行貌吾屈原自謂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舟沛然而行常也 香淨也

舟二 初學記

淮南子曰古人見窾木浮而知為舟以類取之也呂

氏春秋曰虞姁音作舟物理論曰化狐作舟束哲發

蒙記曰伯益作舟說文曰總名船曰艘廣雅曰吳曰

編蒲珍反李虔通俗曰晉曰船音泊埋蒼曰海中船曰艚

艚音鄒說文曰江中舟曰盤音禮釋名曰上下重版曰

艦四方施版以禦矢其內如牢檻西京雜記曰太液池有鳴鶴舟容

與舟清廣舟採菱舟越女舟晉令曰水戰有飛雲船

蒼隼船先登船飛鳥船音對梁麗 吳艚莊子曰梁麗可以衝

城司馬彪注云麗小船也沙棠舟 芙蓉艦山海經曰

張揖碑蒼曰桐吳船也音彫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盧循寇

京邑芙蓉 潯陽艘 博昌船王智深宋記曰司空劉

潛作艦漢書卜式願與臨淄習弩博昌習船者死南越

鳳 飛龍陶季直京邦記曰西巡記曰宋孝武渡六

比 三代二京無 鷓首 鴨頭方言曰船首或謂之閣

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餘皇 太白上詳

吳志曰太傅諸葛恪制為鴨頭船 馳馬 逐龍崔豹古

艘欲以改楚注曰太白船名 鴻毛 青翰

孫權名小船為馳馬 洞冥記曰影娥池中有蒼隼 青雀上詳叙事

鴻毛舟 下詳類聚 擊蜀賊王真真以鉤得上侃青雀舟侃欲

翼吳志曰曹公出濡須孫權使董襲督五樓船任濡

帝詩云龍舟泛洪松舟詩曰檜楫所以擢舟也桂舟楚

波旌旗蔽白日經云衛丘之田有竹大瓠船莊子曰

詳類竹船可為舟注曰一節竹為之瓠船五石大

聚為舟浮華船東觀漢記云鄧訓為護羌校尉乃發

于江湖華船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華

為唐盧落大豪多所斬獲擊膠船帝王南征世紀云周昭

迷唐盧落大豪多所斬獲擊膠船帝王南征世紀云周昭

江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金船瑞應圖云

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金船交州記云安

則金人下乘金鐵船淮南子曰鐵銅船定縣有越王

銅船潮退則見又陰雨日貝船曹植擬楚詞曰愬流

百姓焦採見銅船出水上貝船曹植擬楚詞曰愬流

油船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五六里迴還作鼓吹

公見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土船廩君名

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土船廩君名

務相姓巴氏與樊氏暉氏相氏鄭氏凡五姓皆爭事

鬼神以土為船彫文畫之而浮于水內約船浮者當

以爲君他姓船不能浮獨瓜皮王濬集云瓜皮船本

廩君船浮因立以爲君長瓜皮圖以倉卒用之耳寧

敵境耶掘頭幽明錄云五色浮石取之乃變爲女自

稱是河起樓櫓晉書云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

千餘人又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皆得馳馬

往來又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皆得馳馬

古未文丹漆競相奢麗文以丹漆彫鏤之功好尚滋

有繁計其費耗若樹葉州記云繞川行如蓮花風土

所損不少若樹葉州記云繞川行如蓮花風土

漂汎如蓮花散落浮于川也浮文鵠司馬相如子

吳覆船自覆吳地以爲國家將亡之象舟牧覆舟禮

武魏燒船魏志曰郭嘉死後太祖征荊州還于己丘

揚旌棹張翠帷建羽蓋浮翠虬與玄

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浮翠虬與玄

在水如蓮花散落浮于川也浮文鵠司馬相如子

吳覆船自覆吳地以爲國家將亡之象舟牧覆舟禮

月令曰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陶河試

告舟備天子始乘舟注覆反者慎之至也

船魏志曰杜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乘長安舟

武帝乘長安舟游洛水又江表傳曰孫權于武昌新

裝大船名爲長安試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

柁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柁工曰

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柁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

還習渤海舟王粲爲荀彧與孫權檄云昨令將帥戰

內無日休解今已擊上起宮室漢宮室疏云武帝鑿

耀若飛回柁若環上加旗幟漢書武帝時南越叛

載萬人上起宮室可上望之如閣外域人名船志云

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望之如閣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望之如閣

候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去水三四望之若山

丈望之如閣載六七百人萬斛望之若山

操舟若神莊子顏淵問仲尼云吾嘗濟乎觴深之淵

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

也覆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擊權若飛許王萬艘咸興蜀魏正都賦云滕衝狗帆

齊萬里連檣郭璞江賦云舳舻相屬萬里浮舟萬艘

魏文帝浮淮賦序云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

興水軍浮舟萬艘時余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觀

師徒觀旗帆赫哉威矣雖孝武之舳舻千里漢書云武

感唐之狩舳舻千里殆不遇之舳舻千里帝自潯陽

浮江而下舳舻千里注云船連船接舳舳云弘舳舻

後施柁處舳舻前頭刺懼處也連船接舳舳云弘舳舻

巨艦接舳舻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昂時泛舩

時彷彿于方壺比鷁首之有谷邁餘艘于往初泛舩

浮舩越舩正都賦云戒水軍簿川流乘風驅電

若乃越騰百川濟江泛海其舟則溫麻五會東甄晨

冕青桐楫障航疾乘風輕帆驅電小曰舟大曰船温

十下

麻五會者永寧縣出豫章材合五板以為大船因以五會為名也晨冕即青桐大船名諸葛恪所造鴨頭

多曲理盤節為堅勁也凌波沂流凌波沂流列星

行風駭雲浮夏侯弼吳郡賦云巖巖船艦汎月移日

轉揚脩出征賦云汎順風而迴艦徐日轉黃龍負舟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人五色無

命也奈何憂于龍焉兩龍載舟幽明錄曰吳猛還豫

龍耳曳尾而逝兩龍載之船不著水鯉躍王舟尚書圖緯曰太子

魚躍入舟內鮫鯉吞舟山海經云鮫鯉能吞舟大魚

斷船臨海異物志云海內有大魚長梓板夾船

即伐木皮便有血出旋斫旋合不見乃見箭著一梓樹皮

皆沒唯友船獨全尋看乃向梓板夾扶其船友大異

之大槎破船其苑曰趙牙行舟於闔廬見水際有大

變為龍浮造舟于河左傳云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

減吳乃乘扁扣舷易水會稽典錄云楊橋上諫曰臣

淵鳥驚汎舟西河晉書曰王羲之為會稽太守

風孔叢子曰胡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

賈子曰同舟而濟迴船受箭魏畧曰孫權乘大船來

胡越何患乎異心迴船受箭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

著其船偏重將覆因廻船復鳥江儀船漢書云項
 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亭河側奉船劉道真
 鳥江亭長儀船待羽渡江羽謂亭河側奉船劉道真
 長曰吾知公長者也以馬賜之桑逆旅劉調之曰
 遭亂于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桑逆旅曰丈夫何
 女子何不調機刺村而採桑逆旅曰楚歸漢仗劍
 不跨馬揮鞭陳平刺船史記曰陳平自楚歸漢仗劍
 而牽船乎陳平刺船史記曰陳平自楚歸漢仗劍
 行疑其亡將安下常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獨
 心恐乃解衣贏而佐刺船人知其無有乃止仲
 御戲船謂曰卿居海濱能戲船不不答乃鼓楫飲買充
 而去容汎然不繫莊子曰巧者勞而後知者憂無能者
 止可觀汎然不繫莊子曰巧者勞而後知者憂無能者
 之福心不怒又曰方舟而濟河有虛舟來觸雖有福
 聲隨之向虛神人乘漆船三秦記云太虛山上有池
 而今實也神人乘漆船神人常乘漆船于其內今
 有故漆羽人乘蠹舟拾遺記曰秦始皇好神仙有羽
 船在焉羽人乘蠹舟人乘蠹舟浮黑水而至者身長

十丈編毛為衣兩目如電陸納乘輕舟晉書曰陸納
 方耳出於項間顏如童稚陸納乘輕舟為吳興太守
 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
 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
 也臨發止有被襖而袁宏業運船晉袁宏少孤貧以
 已其餘並封以還官袁宏業運船船運租自業謝尚
 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
 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馬
 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尚即迎升舟海上得破船魏
 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海上得破船志
 曰舟丘儉使王順追句麗王宮至海上云得一山
 破船有一人項中復有面與語不曉不食而死一方山
 有破舟嵩山記云東化五方山上有一張雲帆施覲
 疇馬融廣成頌云方餘連舫舟張雲帆垂翠葆建
 施覲張衡西京賦云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翳雲芝
 羽旗垂翠葆建羽旗齊棹女縱櫂歌發引和枝鳴葭
 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衝奔湍以檣杪日袁宏東征賦
 懷湘娥驚翳翳憚蛟蛇衝奔湍以檣杪日袁宏東征賦

而嶽轉頰波嶮嶮以嶺沒咨余舟之小狹衝翼驚風

奔湍以檣枕擢弱楫之弗施授洪荒以藏骨翼驚風

以長驅而遙逝翼驚風以乘桂棹之安舟浮大江罷郡

載土而返吳書曰洪規罷郡會稽歸無資而返罷縣單船

而返又云褚珍字孔璉罷烏傷令單船而返故人羊

唯竹箭貞楊僕為戈船將軍漢書云南越呂嘉為亂

而節也楊僕為戈船將軍漢書云南越呂嘉為亂

出零陵往平之鄧通濯船為大夫又曰鄧通以濯船

夢欲上天不能有黃頭郎推上天覺而之漸臺以

姓鄧猶登也文帝見鄧通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

甚悅官至上大夫楚人墜劍刻舟有涉江者其劍自

也舟中墜于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海神擲書

置船神僊傳云有賈人從海還過一神廟前使主簿

報仙公公自取方脫合肥漁人聞箏絃音續搜神記

有一大船云是曹公船船曾有漁人夜宿傍以船繫

之但聞箏絃之音又聲氣非常漁人又夢人驅遣去

云勿近公船此人驚覺即移船去相宮亭商人分風

傳云曹公載數妓覆於此今猶存焉宮亭商人分風

沿沂請則一時分風沿沂皆舉帆利涉無虞郭翻

還鄉庚翼屈入其船晉書云郭翻與翟湯俱為庾翼

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以帝舅之重躬

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

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

去許詢出都真長往造其船晉書云許詢從會稽出

舟陽尹數往船造之

舟四帖白

舟

觀葉 古者觀落葉周土 晉書曰昔武落鍾山崩有石

漆有一人出赤穴者名務相出黑穴者凡四姓五姓

爭為神以土為船 畫之浮者以爲廩君務相船獨

廩君稱行海 慎子曰行海者坐濟川 若濟巨川用

波挾電 洞真記曰昆靈池也水載 豕語夫水波覆

漢書度江河無楫中流一葦 誰謂河廣一葉 持載一

舟不濟書曰若乘舟汝 不節闔廬舟 飛馬孫權名

馬之走陸地也撞雷 洞真記曰昆靈大航 時錢塘日

嘗鳴鼓在錢塘江頭凌浪如故 唯航吏章粵能相制

伏及與死單舸 風土記云船舸戈船 漢武作昆明池

遂長廢去單舸 乘載數百舸 樓船漢楊僕征南越為

舟閣人以掉艇 陸機思歸賦曰長鯨吞 吳都賦長鯨

浪積羽沈舟避將軍 虞翻字仲翔行逢糜芳 人謂翻

事君傾人二城稱將 召孝廉劉恢字真長為川陽

明旦還船須臾恢出傳教 龍負舫郭璞事被收載往

竟張孝廉船召同載之 龍負舫郭璞事被收載往

竊窺之有龍 負舫一夕至宮亭湖還 豫章龍引

舟給 母斷 魚誤 祈龍 尾人謂之 龍掘 桓帝迎 母至

于浦口龍 仲尼為舟浪 橫流故務 為舟航 王廙倚舫

輒引舫還仲尼為舟 浪橫流故務 為舟航 王廙倚舫

石頭遇廙至 迅風揚帆王廙倚舫 長嘯神氣甚逸

陶侃戰艦陶侃以 運船為戰艦 或言朱伺船械 同擊

賊開諸船底以水淹之名為船械何 豫章購艘豫章購艘

傷退人船從底沈行五十步乃逸 州在城之西南去城百餘里作購艘大編之處

萬固水行舟書固水行舟朱 造舟為梁詩 青龍

飛鷺 蒼鷹 赤雀 鐵軸 牙檣並戰艦名 千艘

萬舸 川惟設險 舟以濟人

梁 梁元帝船名詩曰天際浮雲飛三翼自相追池邊

白鵠舞林深青雀歸松澗流星影桂窓斜月暉思此

無情極高樓淚染衣 梁王筠賦詠輕利舟詩曰君

侯飾輕利搖蕩邁飛雲凌波漾鷁彩汎水渙蛟文電

流已冠絕鳥逝復超羣倏忽方千里戀茲岐路分

梁江祿津渚敗船詩曰可愛木蘭資可憐丹桂質逐

浪徒言是乘風還自失草蔓艖長埋沙巨舷難出陸

沈成許去無復乘流日 陳張正見後湖汎舟詩曰

上苑奢行樂蒼池聊薄遊汎荇分蘭櫂沈槎觸桂舟

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欲知有高趣長楊送麥秋

又別韋諒賦得江湖汎別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

翼木蘭船鷁汎青鳧後鷄鳴白鷺前涵花沒淺纜帶

葉動深船不言朝夕水獨自限神僊 又與錢玄智

汎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恣逢迎還乘金谷水俱

望洛陽城舟移洛女渡楫動渭橋橫風高鴈已落雨

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岸明欲奏江南曲聊
習棹歌行又賦得雪映夜舟詩曰黃雲迷鳥路白
雪下鳧舟分沙映水浦照鶴聚寒流檣風吹影落纜
錦雜花浮船梁若是桂翻如月照秋

賦西晉棗據船賦曰伊河海之深廣兮嗟綿邈而無
垠彼限隔而靡覩兮此由茲而莫聞雖后土之同載
兮實殊代而乖分嘉聖王之神化兮理通微而達幽
悼生民之隔塞兮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被用兮
因垂象以造舟濟凌波之絕軌一作今越巨川之懸
流水無深而不渡兮路無廣而不出運重固之滯質

雖載沈而載浮飄燕鼎於吳會轉金石於洪濤愬無
涯之浩浩不抑進而輟流登揚侯之激浦兮方魚翔
而龍游雖滔天而橫厲長抱樂而無憂且論器而比
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乘
流則逝遇抵而停受命若響唯時而征不辭勞而惡
動不偷安而自寧不貪財以徇功不愛力而欲輕且
其行無轍跡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奔豐儉隨
乎質量所勝任乎本形雖不乘而常浮雖涉險而必
正周遊曲折動與時併博載善施心無所營囊括品
物受辱含榮唯載涉之所欲混貴賤於一門包涵通

於道德普納比乎乾坤感斯用之却廣信人道之所存

銘後漢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譬猶與馬輦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

可讚宋王叔之舟讚曰致遠任重各因所由陸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楫輕棹利涉濟求緬彼漁父鼓棹清謳

謝靈運侍汎舟讚曰汎口鷁兮游蘭池渚相委兮

石參差日隱雲兮月照林風遼冷兮水漣漪

○筏北堂書鈔

梅筏地理志云梅湖者昔有梅筏汎于此柏桴越絕

木客大家者勾踐父允常冢也初徙耶耶使樓斬竹

為桴東觀記云張堪為蜀郡太守公孫述遣擊之堪

日也乃選習水軍三百人斬竹為桴渡水伐蘆為桴

遂免難秦繆音排一作桴桴筏大桴也乘桴入潮淮南

吳錄曰孫策欲渡江舫少乃往求策乘桴沿江東

方車跋越乘桴入朝乘桴浮海論語吳漢乘桴沿江觀

欲無窮而不可得也漢記曰吳漢平成都乃乘桴沿江任尚為桴渡河日

○篙北堂書鈔

選自閩禺左思吳都賦云篙工楫師選自閩禺習得

長風押翫靈霄責千里于寸陰聊先期而

筏篙

須可當驃騎越絕書云闔閭問子胥曰船軍之備何如子胥答曰篙工船師可當君之輕足

驃騎也 篙頭裏布荆州記曰魚復縣瞿塘灘上有神廟先極靈驗刺史二千石經過者皆不

得鳴鼓角商旅恐觸石也 篙跡猶存庾益期與韓豫章

有石聲以布裏篙頭也 篙跡猶存庾益期與韓豫章

道篙跡鑿也 篙跡猶存庾益期與韓豫章

石猶存也 篙跡猶存庾益期與韓豫章

○擢北堂書鈔

桂擢楚辭云桂擢兮蘭 蘭擢曹植擬楚辭云輕擢魏

帝清調歌詩云擢人迅擢 迅擢侯弼吳都賦云輕木蘭

荷輕棹騰飛造彼廷也 迅擢侯弼吳都賦云輕木蘭

為擢漢鼓吹曲云木蘭為 赤檜為擢揚泉五湖賦云

君擢黃金錯其間也 赤檜為擢揚泉五湖賦云

細發擢歌漢武帝秋 縱擢歌西京賦齊棹女

擊擢若風辭詳舟 擊擢若風辭詳舟

飛迴柁若環王粲檄 飛迴柁若環王粲檄

詳舟也 飛迴柁若環王粲檄

○楫北堂書鈔

撥水捷疾釋名曰楫捷也 渡江不用王獻之歌云

用楫但渡無所也 渡江不用王獻之歌云

苦我自楫迎女也 渡江不用王獻之歌云

七尺之楫而制大舟者因水為資也 濟不通易

發一言之號而令行于民者因眾為勢也 濟不通易

舟楫之利弱弗施表宏東征賦云擢弱楫 濟不通易

以濟不通弱弗施表宏東征賦云擢弱楫 濟不通易

松舟長傳云檜柏葉也 濟不通易

松身楫所以擢舟也 濟不通易

楚辭曰荃橈公蘭旌注曰屈原言已乘船則以荃為

楫擢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修飾也案荃一作蓀香

草蘭也楚辭曰魚父鼓枻 枻楚辭曰魚父既放行吟澤畔

也蘭也楚辭曰魚父既放行吟澤畔 枻楚辭曰魚父既放行吟澤畔

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寧赴湘流葬于也 枻楚辭曰魚父既放行吟澤畔

江魚之腹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也 枻楚辭曰魚父既放行吟澤畔

舟祖逖擊楫而誓晉陽秋云祖逖為奮威將軍及渡

江中流擊楫而誓曰逖不能清中也 枻楚辭曰魚父既放行吟澤畔

原而復濟者仲御鼓楫登舟高士傳越人擁揖歌山

木之曲女娟持楫奏河激之歌並詳

○拖北堂書鈔

帆拖如林應場靈河廻拖如環王榮檄弱水霧拖張華

游仙詩曰游仙追西極弱水隔甘水流拖尋陽記云

流沙雲擄故霧拖飄忽凌飛波後人號為拖下溪

嶺有甘泉曾見一拖從山頂流下後人號為拖下溪

索官穆所遣人見山下湖中有敗觸而後拖流下信

其不凌波縱柁郭璞江涉海失拖趙懿嫉邪賦云奚

○纜北堂書鈔

積薪而在後正船孫放別傳云庾公建學校孫君年

待然何獨居後答曰不見船拖乎在後所以正船也

縛縹維之爾雅云縹縹維之縹縹也縹縹也李巡疏

也孫炎曰舟止繫之于樹木戾竹為大索然則縹縹

為縹縹是縹縹訓為綆綆又為繫正為舟之止息以

縹縹而維增錦維舟吳書云甘寧輕俠殺人藏舍亡

○笮北堂書鈔

引舟釋名云引舟者曰笮笮作竹索索謂之笮青絲

為笮漢鼓吹曲桂樹為君笮負笮引船魏文帝詩負笮引

○檣北堂書鈔

建檣王粲淮賦云建衆檣連檣郭璞江賦云舳艫

舟鵲巢檣吳書曰孫和被黜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

舟部卷一百一十四三

顧危非久安之象
後果為孫峻賜死

○帆北堂書鈔

隨風張幔

釋名曰帆汎也隨風張幔

從風之幔

風土記曰

帆從風之幔也施于船前各隨宜大小
為制大者用布一百二十幅高九丈
作殿荆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
然後乃發至破冢便遭風大敗作牋與
名破冢而無恙石帆永嘉記曰郡有石
安穩布帆無恙石帆永嘉記曰郡有石
曰石帆四帆異物志云外域人隨舟大小
故行不避迅疾風七帆吳時外國傳云
激波安而能疾一帆大船張七帆順風
大秦鼓迅越郭璞江賦云鼓帆迅越超
國無以踰其蹤渠凌迅流馬融廣成頌
黃不能企其影

雙帆同懸

孫綽望海賦云商客齊唱潮流往還各資

軒三帆

詳異物志高帆雲張孫綽七引云龍華之

拂星日

雲帆齊張賦詳玄正都霽如晨

晨艤孤征

偃如驕驕皆馳望海賦停舟兮焉待舉

帆兮安追

曹植九詠

○五兩北堂書鈔

候風

淮南子曰若統之候風也注云統覬動郭璞江

而氣整案今作隸勞古氛字飄亦作躡鬼切大

○牂柯北堂書鈔

風貌急風貌

莊王牂柯且蘭既滅夜郎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

歸遂留王之號為莊王以且蘭有越王牂柯異物志

山在海內小而高似繫船後也俗人謂之越王牂柯

遠望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以為一株柏樹在水

內也又交州記云侯石孤絕聶友牂柯為樹豫章記

高數丈名為牂柯在海中

縣北二十里曰封溪今有聶友所用梓木為牂柯者

遂生為樹今其木猶存本至合抱人伐而倒植之枝

條皆陶公牂柯成樹條繁茂垂陰四畝傳云陶公牂

下垂此樹

○榜北堂書鈔

船人習水月令云榜船歌聲流喝相如子虛賦縱金

擊鼓吹簫與船人歌合故其聲流列也

越船泛雲榜張華游仙詩云

吳榜浮雲榜雲榜鼓霧旒

唐類函卷一百七十四

